

【美】威廉·E·哈拉尔 著

冯韵文 黄育馥 等译

新资本主义

NEW CAPITALIS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 资 本 主 义

【美】威廉·E·哈拉尔 著

冯韵文 黄育馥 译
杜红卫 张勇健 李盛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1

新登字（京）028号

William E. Halal
The New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 Inc.
1988

根据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88年版译出

新资本主义
(美)威廉·E·哈拉尔 著
冯韵文 黄育馥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1202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5.25印张 395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

定价：7.80元

ISBN 7-80050-234-1/C·24

编 者 的 话

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算起，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并存了70多年。在这70多年里，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大者如1929年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小者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衰退。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还有发展的余地，还没有到穷途末路之时。那么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呢？本书以众多的事例介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代表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所实行的一些改革。

本书作者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出发，认为“旧资本主义”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新资本主义”。实际上，所谓“新”与“旧”，不过是管理方法的不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充其量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其必然消亡的命运。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缺陷。为了发展各自的经济，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取长补短，彼此采取一些对方行之有效的办法。未来的前景是这两制度殊途同归，最终形成一种“民主的自由企业”经济体制。作者认为，这种经济体制不仅是“新资本主义”，也应该是“新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趋同论，是作者一相情愿的看法。作者没有看到，或者不

愿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缺陷，是实践过程中的失误或缺乏经验所造成的，而不是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因而是可以克服和消除的。相反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却是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是不可能克服和消除的。所以，如果说“趋同”，那也只能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趋同，即最终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

撇开作者的立场、观点和结论，本书相当丰富的材料可以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现状有所了解，或许也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

1991年11月

前 言

起 因：

产生于旧理想的新未来

在过去的20年里，由左派和右派掀起的重大革命席卷了整个美国，旨在将过去工业社会的“旧资本主义”改造成适合于后工业社会的未来的“新资本主义”。

一场革命的两面

这些革命以遍及全国的学生造反运动为开端——196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爆发了“言论自由运动”。在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里，我是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不过，由于我是从宇航业转而攻读商学和经济学的，所以可以说不是那种革命型的学生。但是，那异乎寻常的变革的轰鸣唤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们似乎标志着美国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一个不断成熟的工业制度已经变得具有如此巨大的生产力，以至于可以提供过多的产品——不过也并非没有造成大量的经济问题，如污染、失业和危险的产品。与此同时，电视的渗透力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信息技术新领域——揭示出在一些极易引起争议的社会问题（如越战）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未能超出广阔的制度背景——以利润为中心的大企业和官僚主义的大政府——它们已经膨胀到了控制社会的地步。

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剧变，年轻人感到迫切需要变革就不足为怪了。许多人把学生的抗议活动说成是无益的天真，而太普遍的看法是将学生的抗议活动与吸毒、乱搞两性关系和暴力等同起来，这是由于新闻界一心想以耸人听闻的报道来迎合对学生运动表示蔑视和不满的公众。在我看来，那一时期的重要意义在于表现出一种对发展民主理想的真正兴趣，旨在确保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能保护环境，为各家各户的真正需要服务，承认劳动者的权利，并且不仅致力于增加财政收入，还要普遍增加公共福利。人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后来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而昔日的抗议者随着他们逐步掌握了对重要机构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今天的决策者。

然而，在1980年，当“新保守派造反”威胁着要通过恢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来消灭这些成果时，美国人又想起了这条进步之路是如何不可预测。虽然许多人曾为里根的当选感到震惊，因为这似乎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但是现在事情变得清楚了，即当时国家是赋予其领导人又一项紧迫的任务，而并不单纯是对60年代的过失行为作出反应。里根的胜利又开始了一场重大革命，不过这是一次得到广大老百姓支持的革命，他们希望取消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的死板规定、减轻已开始走下坡路的福利国家的税负、并去除其他削弱经济力量的嗜好。

因此，看来国家在自左向右急转弯时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然而，在所有这些激烈的言辞下面，同样的变革力量仍然在把我们推进一个突然变得更加复杂的未来。

我在伯克利接触到了这一未来，并通过研究这些问题而被它吸引住了。我认为，显然，如果把这两场革命看成是一场更加大得多的革命——J·D·洛克菲勒三世称它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的不同方面，这两场革命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对于其中任何一派的真正的信徒来说，这一点也许是不明显的；但是，在这两种政治运动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它将这二者连结

在一起。新保守主义的造反实际上构成了自60年代开始的改革的“另一半”。当时是自由派企图提高民主的价值，如今是保守派想要发展自由企业。这两场尚未终了的革命规定了一份别具一格的美国日程表，标明了今天美国面临的重大需要。

在走过了200多个春秋以后，美国依然是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社会实验场，这也是如此众多的人急于移居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然而，“美国梦”的阴暗面是，我们严重地愧对丰富的遗产向我们提供的潜力。我们未能真正实现构成我们国家的思想和精神基础的民主和自由企业这两条重要原则，而最近发生从左向右的革命的潜在原因正在于此。

在目前使这块土地平静下来的自满下面，我猜想存在着爆发动乱的巨大可能，因为在市场上，我们的民主理想与日常生活中十分极权主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很象人们常把他们的信仰降格为星期天敷衍了事地去教堂参加无聊的宗教仪式，却在整个一周内都干着大大违反教规的勾当。正如曾经控制着共和国的有钱的白人经历了扩大穷人、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考验一样，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另一个挑战，即给予雇员、顾客和社会制度中其他无权无势的选民以权利。事实上，人们只拥有极为有限的权利去左右关乎其职业、学校、商店、医院、教会或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决定。这些只不过是明显的缺陷。“里根经济学”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权力和奢侈迷住了心窍的社会，对每天出现的不公正和普遍贫困现象处之泰然。许多人努力要弥补这些缺陷，但是，对于一个自诩最崇尚人的价值的国家来说，在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实际作为之间依然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同样，自由企业的原则也常常被极力称颂，却很少被遵照执行。是的，政府已经长大成为老大哥，它限制了企业的自由，但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象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业这样缺少灵活性的商品供应垄断不适应与外国公司的竞争。有些市场正在被解除控制，以恢复竞争，新的高技术领域中生气勃勃的企业也在

蓬勃发展。然而，严峻的事实是，大企业依然被庞大而无效的官僚机构所控制，而兼并只能使这些恐龙变得更大。问题不仅仅在于政府和企业，还在于劳动、教育、医疗和其他制度——它们把庞大的等级控制金字塔加在现代生活头上。能真正获得独立的只限于少数有勇气单独跳出来的勇敢人物，多数人则是在不断扩大的组织的迷宫中奋力挣扎，这一迷宫很可能将我们大家都吞没在其官僚网中。

然而，随着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达到危机水平，近来这些矛盾也已开始可以得到解决。这一过渡似乎已经在1980—1983年痛苦的衰退中最终通过了它的转折点，从而打破了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的大波动。如今，多种强大的趋势正在迅速形成，表明有一种技术的强制力正在使美国加速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当然，混乱依然大量存在，但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趋势中都贯穿了一个主题，即民主的理想和自由企业都在重新得到肯定，因为它们为适应一个非常难以适应的新领域提供了最佳手段。

我们还正在认识到，过分依赖这两条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会造成严重的扭曲。牺牲个人自由以增加人类福利的民主政府已经逐渐变得与“社会主义专政”相象起来，而忽视社会准则的企业又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剥削”。事实上，近来出现的从左向右的摆动就是由于不平衡地强调一条原则比另一条更重要。美国人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两种理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它将造成一种体现了这两种传统的新经济秩序——“民主的自由企业”。

本书的意图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如今，制度上的战略变化正在为后工业社会创造这种更高级形式的资本主义。

但是，本书与近来由于经济改革迫在眉睫而变得大量流行的类似作品有什么区别呢？在有关管理问题的著作中涌现出许多令

人振奋的新思想，如彼得·德鲁克、威廉·大内、彼得斯和沃特曼的思想。最近还有一股风，试图重新振兴经济学，如乔治·吉尔德、莱斯特·瑟罗和罗伯特·赖克的著作。许多未来学家也站出来表明对前途的看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和约翰·奈斯比特），因为，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指导。那么，这本书除了在这些堆满了书籍的书架上再加上一本书的重量之外，还增加了些什么呢？

本书是在所有这些知识以及我所从事的研究的基础上，表明由于大公司充当了向信息时代转变的先锋，经济危机如何正在得到解决。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社会本身。这些变化构成了“新资本主义”。

为了描述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我综合了涉及面很广的资料、例证和倾向，其中包括技术进步、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制度目标、战略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我以企业作为重点，进而论及构成社会秩序的其他重要机构，其中包括政府、劳动、教育、医疗、甚至宗教。我在以前的研究和咨询计划中曾使用过经济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法，并对总数约1000名的回答者进行问卷调查，对200余人进行访问。本书使用的材料就是根据它们改编而来。除上述主要来源外，我还从书刊、报告及其他第二手资料中汲取了材料。

本书最有价值的特点之一是它表明“新资本主义”是民主与自由企业的一种不寻常的结合，因此我所强调的是在自由观点与保守观点之间求得平衡，而人们常常认为这两者在经济思想上是互不相容的。我的这种看法不会使所有的人都信服，不过我已认真地作了尝试，调和利润与社会福利、“供方”和“工业”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明显的冲突。如今，这一诱人的新时代最重要的方面是将对立面综合为一体，而本书正是反映了这一准则。

尽管近来人们热衷于关心这类问题，许多人对于经济上的这

一剧变的含义却依然困惑不解，各种制度也仍然在努力抓紧为生存而需要进行的整顿。我的主要贡献并不单纯是描述了一个新的时代、变化着的管理方法、经济倾向或许多人曾经论述过的其他问题，而在于我把大量的知识财富结合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的整体，调和了相互冲突的观点，阐明了这一切将导致什么，并说明了它如何在影响着企业、政府、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总之，我解释了如何在形成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种“新资本主义”。

新的美国精神

这听上去很合乎逻辑，却包含着一些超出了科学的客观范围的很难解答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可能“知道”未来的情况呢？对于人们认为的最佳情况，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怎样才能调和如此大量的有争议的观点呢？象民主的自由企业这样“最恰当的”解决办法是否能构成政治主张、而不单纯是学术知识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回避了这些问题。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对“可供选择的未来”作出了客观的描述，指出了美国人面临的三种主要选择：一种方案是“大公司的美国”，它扩大了目前自由竞争的大企业的保守统治；一种是“国家干预的美国”，它将通过自由派为恢复大政府而采取的针锋相对的做法而建立；第三种可能是左右派联合的“民主自由企业的美国”。

敏锐地看到这些区别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到此为止，就无法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这三种选择具有不同的吸引力，因此，即使毫无偏见的决策者在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时也不可能做到客观。如今，猛烈冲击着各种社会成分的新思想、政治运动和道德标准构成了一个大杂烩，并正在塑造着未来。而在经济危机的中心，则集中了这样一些根深蒂固、很伤感情的问题。例如，管理部门、

工人和政府之间的深刻仇恨破坏了提高生产率所不可缺少的合作；而官僚控制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长期冲突又阻碍了创新。这种困境之所以长期存在，是由于人们坚信当权者作出的谋求增加财政收入的合理决定是有效的。但是，这是“经济人”的已经过了时的逻辑，是在来自过去工业社会的“旧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今天的混乱状况只能通过勇敢地应付这些更加棘手的私人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十分顽固，因为它们已不仅仅是逻辑问题。

如今，为克服这些障碍，我们正在复活我们的传统，这倒不是出于为原则而献身的精神或利他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正在成为应付信息时代的挑战的最有效的方法。信息技术似野火般地蔓延，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复杂程度。由于需要控制这一动乱的状况，造成了我们时代中最重要的、然而又最少被人理解的准则：一个惊人的发现渐渐明显，即民主参与和企业自由已不再是一种奢侈或雅兴，而是求得生存之最基本的要素。在未来的高技术领域中尤其是如此，因为它们具有生产力。于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需求将这两种影响很大的理想提到新的高度并使其结成一种不寻常的联盟，一场经济改革看来正在悄悄地进行。

仅在数年以前，这种崇高的动机在企业中还遭到诅咒。而今，重要的变化迫使出现了朝着这一方向的重大经济突破——这只不过是出于文明的自私自利。正如以下各章将表明的，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变化。“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的凤凰，现在正在被走向未来的带头人、富于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们发明出来。

由于不可避免地需要持续进步，人们开辟了一个“巧增长”的新领域，它使增长带来的得失相抵，以提高净生活质量。纯物质消费正让位给小型汽车、低脂饮食和其他更为明智的生活方式。象道·科宁公司、美国石油公司和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业公司这样富于革新精神的公司正在发展能够节省能源、循环利用废料

废物和避免造成污染的生产系统——同时也能谋取更多的利润。象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和本迪克斯这样的公司则正在实现工厂和办公室日常工作自动化，以便把劳动力转向更多产、更令人满意的专业性工作。其他一些公司也依靠高技术中的革命来扩大新市场，以改善通讯、教育、保健工作，并更好地满足其他尚未得到满足的社会需要。为了提供这些个人服务，正在形成一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的“顾客驱动型”市场销售业务。这些任务要更加复杂得多，但是“人类经济”的这一“内部”领域的发展为达到一种几乎是无限的增长提供了更明智的途径。

为了在由于失去控制而造成的激烈竞争和迅速升级的外国竞争中求得生存，等级制的金字塔被改造成为“市场网络”，并正在丢掉其官僚主义的惰性。这种更加灵活复杂的结构随着微型计算机、电传和信息技术中的其他突破把组织改造成“完整的信息系统”而取得发展，并使得有可能实行一种革新型的分散控制。例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从苹果机开始就在微机行业中领先，它通过利用一个设备齐全的“独立企业单位”，使企业在发展个人计算机方面具有了灵活性。象通用电气、汤普森·拉莫·伍德里奇和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业这样的大公司也因此而结成“企业家同盟”，进行了无数次小型、半独立的冒险，从而将自由市场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带进了大企业内部。

在这些组织系统中，正掀起一股“参与性领导”的热潮，旨在赢得一批谋求自我实现的新雇员的支持。象三角洲航空公司、摩托罗拉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公司正在发展这样的劳资关系：订立工作指标合同、利润分成、共同协商作出决定、改善劳动条件和捍卫雇员的权利。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由于需要具备竞争力，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和其他大约12家大公司被迫在董事会中设雇员席位——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几个雇员董事并没有造成革命，但是这些劳动关系中的突破的萌芽却正在发展，因为分享权利和责任对劳资双方

都最有利。例如，在人民快航公司内，售票员、驾驶员和管理人员之间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合作精神，使这家航空公司如此成功，以致当其他许多公司都在艰苦挣扎时，它却生意十分兴隆。

不仅雇员们变得可以获得参与权，其他在企业中“下了赌注的人”之间也在逐渐形成一种政治联合，以形成一种民主的管理形式，它不仅致力于增加利润，还为“多重目的”服务——这可被视为一种更好的赚钱办法。欧洲人、日本人、以及象国际商用机器、戴登—赫德森和惠普这样标新立异的美国公司，为了促进企业的成功，都与工人、政府、顾客和供应商密切协作。李·亚科卡通过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主顾们联合起来，共同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努力使它免于破产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连竞争者也在学着合作，例如国内所有汽车制造厂家都与其外国对手结成了搭档。因此，一种“开放体系”的公司模式正在发展，按照这种模式，董事变成了“经济政治家”，并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将这些截然不同的利益结合在一个更大的经济共同体之中。实际上，这一更明确的角色应该进一步扩大企业的使命，不仅创造经济财富，而且创造“社会财富”。

上述做法与其他新的战略实践一道，正导致一种处理今天迅速加剧的变化所必需的“战略管理”形式。如今，多数大公司和许多政府机关都利用战略规划、争端处理和参与战略阐述来把握自己的未来。结果造成了“组织—环境共生现象”，即利用外部力量来求得变革，发明出更有效的战略——这很象东方的武术，把进攻者的力量化为保卫自己的力量。

随着主张革新的公司与公民领袖联合起来，企业与政府之间旧有的那种敌对关系也得到缓解，把困扰着社会的难题变成了取得进步的机会。王安实验室与马萨诸塞州洛维尔的社区通力合作，将这一衰败的工业城市变成了高技术繁荣发展的楷模。银行、医院和大学的联合给印第安纳波利斯带来了新生活，使它成为文化中心。得克萨斯、密歇根、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等州也

为推动经济增长而开始了劳方—资方—政府的联合。在国家层次上，人们对于结成类似的联盟以改进宏观经济政策也有着广泛的兴趣。如今，正采取一些步骤来重新界定经济基础的定义，其中包括，利用使社会成本内部化的税收来代替规章制度，使政府职能“私人化”，制定企业—政府计划来推动技术革新、以及实行有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其他变化。总有一天，私营—国营部门的这种伴侣关系会发展成为强大的新经济体系，它将使强有力的竞争与创造性的合作相结合，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

世界各地都在开始进行有关的改革，这些改革甚至有可能消除美苏之间的紧张。由于被迫寻求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欧洲、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进行各种类似的实验，正在创造不同类型的民主、国家控制和自由企业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例如，中国似乎打算发展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其结果将是填补“旧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主义”这两种过激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当然，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要克服这些障碍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将表现出许多差异。但是，这种前景为人们提供了形成一种世界秩序的希望——它将由于“新资本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变得不再那样截然不同而缓解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

所有这些趋势都是美国的原则得到公认的合理延伸，其结果似乎是实现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民主的自由企业”。这种制度在老百姓中自发形成的方式也正在显露出来。我们社会的活力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灵感——民主的威力就在于让被统治者更加高明地进行领导；而自由企业之所以具有生产力，是由于它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新未来的来源：它是从古老传统深深的主根中萌发出来的，这一传统具有永恒的力量以超越时限的价值标准来更新我们的经济；它又是由更优等的老百姓培养出来的，他们使这一美妙的梦想与眼前的条件相适应，从而使它在无数家庭和机关不断变化的生活现实中仍然正确有效。

我在本书中广泛引用了不同的观点——学识渊博的学者、强有力的企业领导人以及普通工人和家庭主妇们的观点——以掌握作为“新资本主义”的主要来源的这一“新美国精神”的特点和多样性。

这些有争议的观点显然仍处于婴儿期，而其他国家（如日本）则多年来已经在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由于我们继承了这些原则，这一出自美国的新观点中有着一种特别新颖、有创造性和重实效的力量。因此，在发展这种新资本主义时，我们就处于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总之，我认为，如今一场复兴运动正在开始，因为美国人正在逐渐意识到，获得真正的经济力量的最佳途径是把我们的理想付诸实践。民主的合法性正在与企业的生产力结合起来，为这一新领域设计出样板——今天，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强有力的结合正引导各国走向更高级的繁荣、自由和社会和谐。

我们应该为这些想法感到欣慰，因为它们来自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但是，变革从来都会招来强烈的抵制和激烈的反对。因此，应该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本书也许对普遍的信念是一种挑战，有些部分甚至可能触怒别人。我的目的不是过分地批评，但也不想沉溺于乌托邦式的想入非非。我的目的是忠实地对我们的制度进行审查，以说明我们可以怎样治理今天这些不和谐的混乱现象，形成一种更有效的经济，使未来的令人鼓舞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写书犹如分娩。为了最后提出这些想法，我曾付出了长时间的努力。我希望，有关民主自由企业的这一年轻的、然而正在发展的想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继承遗产，走向未来！

威廉·E·哈拉尔

1986年3月于华盛顿

目 录

前 言

起因：产生于旧理想的新未来	(1)
第一部分 重新定义资本主义	(1)
第一章 失败的事业：旧资本主义的消亡	(1)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	(3)
潜在的衰落困境	(23)
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37)
第二章 事业的恢复：新资本主义的出现	(41)
信息时代的到来	(43)
来自基层的新设想	(53)
经济上的高级领域	(65)
第二部分 未来的战略	(70)
第三章 巧增长：无限发展的内部领域	(70)
变化着的美国梦	(72)
今天的问题就是明天的机会	(78)
由顾客驱动的企业	(99)
正在出现的人类经济	(112)
第四章 市场网络：创造性企业的兴旺发达	(115)
信息时代的复杂性	(116)
企业家联盟	(123)
从金字塔到富有活力的体系	(147)
第五章 参与性领导：把民主扩大到日常生活	(161)
变化中的权力假象	(162)